

〔日〕立原正秋 著
时卫 国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春钟





春钟

1313.45
LYZ2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〔日〕立原正秋 著

时卫国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钟/(日)立原正秋著;时卫国译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8. 3

ISBN 978-7-5329-2696-1

I. 春… II. ①立…②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6711 号

图字: 15—2007—082

《春の鐘》© 立原正秋 198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-SHA.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CHIHARA MITUYO.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/12.375 插页/1 千字/329

印 数 1—4000

定 价 22.80 元

前言

立原正秋获直木奖后，一边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纯文学作品，一边在一般报纸杂志上发表通俗文学作品，创作精力旺盛，写作技巧娴熟，陆续推出一批广受好评的佳作。除了数量浩繁的短篇小说外，长篇小说有《镰仓夫人》、《剑与花》、《夏光》、《冬天的遗物》、《能剧世家》、《残雪》、《那年冬天》等。这些作品畅销不衰，影响深广，以其流利的笔致、奇特的叙事风格和卓越的写作技巧，焕发出奇光异彩，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喜爱。作者去世 20 多年来，许多作品被重版发行，日本著名出版社角川书店于 1982 年和 1997 年先后出版 24 卷本《立原正秋全集》和 25 卷本《新版立原正秋全集》。全集的重版再次验证立原文学所独具的艺术魅力和鲜活的生命力，反映出日本文坛和广大读者对作者的认同与厚爱。

《春钟》发表于上世纪 70 年代，是作者晚年的一部力作，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两年多时间。在这一时期，作者作为流行小说作家，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，更加注重对性爱题材的主题的发掘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趋完美，创作风格也呈多样化，且创作速度极快，佳作连篇，好评如潮。

本作品有两条主线：一条是美术馆馆长鸣海六平太和女馆员石本多惠的爱情故事，另一条是鸣海的妻子与几个男人的婚外情。鸣海六平太投身自己酷爱的艺术事业，到古都奈良任美术馆馆长，陶工的女儿多惠走进他的生活，他们以古都奈良为舞台，演绎出一段感人至深的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。鸣海的妻子范子和孩子在东京生活，丈夫不在身边，范子经不住外界诱惑，开始和男人私通，后被丈夫

发觉。她一方面希望与丈夫和好,另一方面又拒绝向丈夫认错,遭到丈夫唾弃,夫妻关系走向瓦解。

本作品还有一条副线:石本多惠和前夫天野久一有一段失败的婚姻。多惠的婆家思想封建,远远落后时代,多惠没有怀孕,就被婆家退婚。天野久一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生育能力,错怪了多惠,便冲破家庭的樊笼,到奈良要和多惠复婚。这条副线隐伏在主线下,时而与主线并行延伸,时而脱离主线独立展开,为主线提供变幻莫测的因素,增强了故事的复杂性和趣味性,将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呈现给读者。

奈良和东京分别成为本作品的主要舞台:奈良是一座素朴、典雅的千年古都,洋溢着古典主义氛围和浪漫主义气息,在作者的笔下展现出一幅优美动人的爱情画卷,令人神往;东京则是一座人口众多的现代化都会,喧嚣、颓废,充满虚伪与浮华,各路人物汇聚一方,是个人心浮躁、令人感到窒息的世界。奈良的主人公在风光旖旎的古都畅游名刹,寻古探幽,找到了精神寄托和思想信仰,在短时间内就使爱情得以升华,并达到崇高、完美的境界;东京的主人公只是互相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,没有精神寄托和感情交流,心灵始终得不到自然净化。奈良充溢着生活之美、爱情之美、自然之美和思想境界之美,给人一种温馨祥和、幸福宁静的气氛,这种优美的笔调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,而东京却是充满忧郁、彷徨、困惑、无奈与尔虞我诈,主人公始终得不到精神解脱,无法自我拯救。

本作品对人伦亲情、两性关系、婚姻质量、家庭责任均给予高度关注,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令读者深思:夫妻关系应该怎样维系?两性关系应该怎样发展和妥善解决?子女问题应该置于什么位置?家庭责任应该如何承担?爱情与家庭应该怎样对待?对于鸣海和多惠的爱情,作者寄予高度的同情和美化,不惜笔墨抓住生活中所发生的极其平常的细节进行表述;而对于东京的范子,作者则以犀利的笔锋、决绝的心态,对其心灵的病灶进行无情的剖析与透视。鸣海和多惠的性爱是美好、优雅的,彼此之间始终充满温馨,显示出崇高、

月由新潮社结集出版上、下卷单行本。本书则是根据新潮社 1983 年 7 月出版的《春钟》文库本译出的。

2006 年 1 月 20 日

时卫国于潜心斋

目 录

MULU

上 卷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|-------|
| 1 | 佐保路 | / 001 |
| 2 | 都会 | / 017 |
| 3 | 古都 | / 032 |
| 4 | 慵懒的春天 | / 063 |
| 5 | 影子和阴影 | / 078 |
| 6 | 不透明的天空 | / 122 |
| 7 | 走向光明 | / 143 |
| 8 | 梅雨期的晴日 | / 178 |

下 卷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---|
| 9 | 心猿意马 | / 192 |
| 10 | 寒夏 | / 230 |
| 11 | 夏天的影子 | / 242 |
| 12 | 落叶 | / 291 |
| 13 | 秋篠之里 | / 319 |

1

佐保路

一条大街从东大寺的转害门东西笔直地延伸到法华寺，因靠近佐保川，所以叫佐保路。这条佐保路的周围学校很多。下午一过三点，放学回来的孩子们便成群地从四处涌来。转害门和法华寺的正中间有佐保小学，沿着小学北边平缓的坡路走到上面，有尼姑寺的兴福院。在快到兴福院的地方有去年十月刚刚开馆的佐保美术馆。

鸣海六平太总是一到中午就离开美术馆，然后沿着坡路往下走，穿过佐保小学，在近铁^①奈良站附近吃午饭。回来走另一条路。沿着奈良女子大学和称名寺中间的路，过佐保桥，到一条大街上的法莲町。有时往返路线正好相反。除了闭馆日星期三以外，在奈良时，中

① 近铁：近畿铁路的简称。

午一般都这样。

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。

这天快到中午时，鸣海离开美术馆，到兴福院眺望了一下。这是他熟悉的寺院，从这里能看到若草山、御盖山、高圆山和春日山。天空灰蒙蒙的，群山却依然安详地横亘在远方。佐保美术馆是前年春天开始兴建的。从那时起，鸣海每月至少有一半时间待在奈良。他眺望着高圆山和春日山，回忆起他辞去大学副教授、调进三宅产业以来的岁月。他三十五岁的那年秋天，关西的实业家三宅藤一郎想建个美术馆，请他帮着搜集点东西。日本桥^①那边的不尽堂，有了新东西就总是告诉他。他有时在那里碰见和他有一面之识的三宅。他早就知道三宅是个有名的收藏家，很会鉴赏古玩。后来又和三宅藤一郎协商了一下，因为条件很好，第二年三月便从学校辞了职。他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古玩打交道，再说时间自由，所以改行了。

由于他一月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在东京家里，致使家庭生活陷入危机。这倒是事实。夫妻生活了大约十四年，并且有了两个孩子，没想到这个家庭就这么简单地破裂了。鸣海一腔愁怀地离开寺院，沿着坡路往下走。这四个月带着烦恼在这条坡路上徘徊，他仍然记忆犹新。

鸣海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女儿今年四月上中学，儿子上小学六年级。纵然是个肮脏的女人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毕竟还是他们的母亲。一想起孩子的事，心里就隐隐作痛。鸣海发现妻子有外遇，是在佐保美术馆开馆半个月后的时候。

一个人吃午饭是令人寂寞的。早晨在西大寺的寓所里吃点面包，喝点咖啡。自己懒得做时，就在上班路上去近铁奈良站附近的咖啡馆里吃点烤面包片，喝点咖啡。所以中午要吃好。但他吃饭时的那种感觉似乎是在咀嚼一个独身男人的寂寞。

鸣海在西餐馆吃完午饭，回到了美术馆。

① 日本桥：东京的地名。

在美术馆开馆时，三宅搜集到的古玩有约一千件朝鲜陶瓷器、约三百件中国陶瓷器、约一百件明治以后的日本画。其中朝鲜陶瓷器在种类和质地方面堪称世界第一。这些古玩是三宅藤一郎在战后他步入中年时开始搜集的。他家里有很多古玩是祖父和父亲搜集的。他从小就在天天观察这些古玩，可以说他非常喜欢古玩。当战后变为自由社会时，这些古玩便一股脑地出现在市面上。如今，如质地光洁而没有瑕疵的朝鲜陶瓷器的名作，一旦被个人收藏，恐怕一时半晌不会在市面上出现。战后许多人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，把珍藏已久的名作都拿出来了。这一点对一个喜欢古玩的男人来说，生活在战后是很幸运的。这么说也是对的。把一个壶放在眼前，要么来实证这个壶怎么样，要么就凭直感来说明这是个什么样的壶。实证是人人都能学会的，而直感却要凭天赋。三宅藤一郎的审美力是先天具有的。

鸣海曾经在大学里教过美术史，往往用学者的眼光来实证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鸣海很尊重三宅。但是三宅却对鸣海说，只凭直感不行，实证仍然是很重要的。

佐保美术馆占地面积三千坪，坐落在佐保丘陵的一个角上。有地上两层、地下一层总共一千坪的钢筋结构的陈列室和收藏室。这是三宅藤一郎喜欢古玩的产物。

鸣海做馆长的工作是现在把收藏品逐件进行解说，汇编成书。原稿在开馆前就大致完成了，但是没赶上开馆。鸣海计划在开馆一周年之前出版一套五卷本的解说书。

鸣海回到馆长室，沏上了茶。

明天是闭馆日。有三个星期没回东京了，很想见见孩子，但在人生的紧要关头所经历的痛苦却令他感到孤独。你算是我的什么呢？他想了想妻子范子，只有痛苦还历历在目。三十九岁的妻子的形象是很模糊的。

鸣海发现妻子和男人待在一起完全是偶然的。那是美术馆开馆半个月后的一个闭馆日，他回东京休三天假。三宅藤一郎五天以前

就已来到东京。鸣海回家前，去纪尾井町的旅馆探望三宅。三宅总是用赤坂的旅馆，当时赤坂那边可能人多，才订了纪尾井町的旅馆。到了旅馆两点多钟。当他在十二楼下了电梯，沿着走廊去三宅的房间时，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十米开外的右侧的房间里走出来。他一看那女人，就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真没想到那女人竟是自己的妻子范子。男人朝这边走来，妻子却低着头站在那里。鸣海向前走去。和男人擦肩而过时，看见对方有五十来岁。男人系着一条绿领带。觉得有点面熟，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鸣海在妻子面前停住脚步。妻子穿着一身淡粉色的喇叭裤套装，戴着金项链。

“三宅先生住在这儿。过后再说吧。”

鸣海回头看了一眼，男人正朝这边张望。当看见鸣海时，男人急忙转身走去。鸣海把妻子甩在那里，去了三宅的房间。

他和三宅简单地谈完了事务。

“昨天在不尽堂看到一个李朝的倒棱祭器。你给鉴定一下吧！”

谈完事务后，三宅说。

“马上就去看一看。”

“你说过要在这儿住几天的。”

“原先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明天就回去。因为那边还有事。”

既然在现场看见妻子和男人从客房出来，鸣海就不可能再和妻子在一起住三天。

离开旅馆，鸣海一边乘出租车去日本桥的不尽堂，一边回忆刚才妻子的身影。妻子戴着耳环，好像还染了指甲。年轻时就是个爱打扮的女人，现在又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。奇怪的是，虽然见到了男人，却没感到嫉妒。想了想，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只有一种异常的痛楚郁结在心头。

祭器口径二十二厘米、高九厘米，表面比佐保美术馆的收藏品光洁。据说三万日元，决定买下来。店老板坂川五郎不在店里，他的大儿子五兵卫说，再过几天，爸爸就去大阪，到时候能送过去。

他从不尽堂出来，去东京站回自己目黑的家时，从一家小小的书

店前经过。此刻，他才突然思考起来：妻子的男人到底是谁呢？

鸣海从书店前走过去。在旅馆的走廊上撞见的那个男人的脸庞清晰地浮现出来。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。这个人是个医生，经常以“性生活顾问”的头衔上电视，出了几本有关性的书。鸣海从报纸的书籍广告上记得这个医生的模样。从书店前经过时，书唤起了他的记忆。这是一种奇妙的幻觉。鸣海感到更加痛苦。那个医生系着一条带红花纹的绿领带，一副装模作样的神情。此刻，男人的脸庞再次缓缓地掠过鸣海的脑际。

目黑的家是一栋平房，三十坪，是结婚那年在妻子的娘家比邻而建的。妻子的娘家是这一带的地主。

这天晚上，妻子首先说：“这是因为你不在家造成的。”态度突然变得强硬了。

鸣海从馆长室的窗子里眺望着灰蒙蒙的奈良的天空，心想：当时妻子要是认个错，好好道歉的话，我就能原谅妻子吧？

听到妻子这么说时，鸣海便反驳说：你偏偏找个无赖！

“对啊。的确是个无赖。在电视上当性生活顾问，净出一些无聊的书，是畅销书作家，那就算是作家吧。总之写一些有关性的畅销书。这样一个人在你这个只会欣赏古玩的高尚人眼里当然显得庸俗。不过我是个活人。庸俗也好，做作也好，人家拿你当回事儿。你凭什么老不在家呢。”

鸣海一边听着妻子讲话，一边揣摩自己的心思：真是奇怪！妻子越是态度强硬，就越觉得她很陌生。刚结婚时的那种温馨而新鲜的感觉已经很遥远了。

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这种事用不着撒谎。从去年秋天，朋友邀我参加一个宴会……”

“听你说这些也没用。总之，大概和通俗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样吧。问题是两个孩子怎么办？”

那天晚上，我凝视着和别的男人私混了一年的妻子，试图发泄一

番,而且确实发泄了一番。那不是出于对那个男人的嫉妒,而是放不过和自己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的肉体,同时觉得妻子很陌生。

鸣海那天晚上离开妻子的身体时,就看到夫妻关系已经无可挽回了。

从那天晚上以来,鸣海就没再碰过妻子的身体。好久才回一趟东京,偶尔回来一次,也只是看到他们夫妻已经分道扬镳。一想到妻子一年来一直和别的男人鬼混,可自己竟浑然不觉,作为丈夫没有察觉到,也确实荒唐。现在一切都明白了,只觉得妻子像是个粗糙的陶器。粗糙有粗糙的好处,不过要是论俗气,那可是俗得要命。他确实对妻子的身体充满嫉妒而发泄了一番,但没有从精神上接受妻子。在眼前哼唧的妻子和自己不是一路人。过去她和自己之间血脉相连,现在却不是这样。没经过多长时间竟变得这么庸俗了。

然而一个精力旺盛的男人也不会一个人闲待着。刚开始筹建美术馆时,三宅产业在西大寺町给他准备了一套寓所,但他先前属于东京分社,在大阪只待几天,然后就回东京。在大阪时总是住旅馆,当时有一家酒吧他常去,还把那里的小姐带出过几次来。然而一夜情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片奇妙的空虚,没有那种得到净化的感觉。

美术馆是上午十点开馆,下午五点闭馆。把馆长鸣海加进去,一共有五个男馆员和四个女馆员。男馆员是美术馆开张以前就在三宅产业美术部的员工,女馆员则是美术馆开张时从当地聘用的年轻女孩儿。另外还有从大阪本社调来的住在馆里处理杂事的大木夫妇。夫妇俩都五十多岁了,家在大阪八尾,现在那里交给大儿子和媳妇了。

明天休息,怎么办? 在这里坐拥在古香古色的陶瓷器中,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情趣。这些陶瓷器已经存在了几百年,都以岿然不动的姿态屹立在那里。然而自己却总是动摇不定。不愿意回东京去。不,时间可以自由安排,什么时候都可以回东京。愿意和孩子们见面,但是不愿意见到妻子。

再过几天,二月就结束了。上个星期是在京都冈崎的三宅藤一

郎家吃的晚饭。

现在的鸣海多是任凭时间自流。先前把老婆孩子放到岳母家，自己可以放心地在关西工作。家庭破裂后，只是没有生活上的追求，情绪飘忽不定。但是没有遭受到冲击。

闭馆后，有时直接回西大寺町，有时要到近铁奈良站前附近的酒吧喝几瓶酒消遣一番。

美术馆是十月开张的，所以规定一年要在十月、一月、四月和七月更换四次展品。在挑选四月展出的图片时，鸣海望着窗外的天空，心想：好久没去信乐了。这几天他总想出去旅游，但又不知道该去哪里。突然想起信乐来是因为他曾在现在这个季节去过信乐。那是在他二十八九岁的时候。从那以来他经常去信乐，但这两年没时间去。

鸣海往传达室挂去电话。

“那边现在忙吗？”

“不，不要紧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浅野。”

是浅野富美子的声音。

“让人给问一下大木先生明天下午有没有事儿？”

“好，知道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大木吉宏本人进馆长室来了。

“明天没什么事。只是八尾市的儿子和媳妇要来玩。”

大木一边把登山帽往裤子口袋里塞，一边说。

“假日把你叫出去很抱歉。能请你把我送到信乐去吗？回来时，想去伊贺上野吃点鸡素烧。”

“可以。几点去接您呢？”

“一点钟就可以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大木鞠了个躬，出去了。

信乐的窑户重姓的很多，所以窑户都要像“直纯窑”、“三郎窑”这样加上名字称呼。鸣海和八郎窑的关系很好，窑主快六十岁了，三年前的秋天在东京办过个人展，当时鸣海在小册子上为他写过简短的

赞语。陶工们在烧制陶器时，有时脸上泛着一种令人惊讶的亮光，和这样的陶工交谈是愉快的。鸣海认为信乐的石本八郎和濑户的须藤七郎都是很有代表性的。这两个人都很粗犷。

这天，鸣海闭馆后，径直回到西大寺町。从西大寺站走几分钟就到寓所。三宅产业曾为鸣海一家提供过一套宽敞的住房，但范子却说不愿意来关西，结果鸣海一个人住，就有点太大了。有个中年家庭妇女一周来三次给打扫卫生，洗衣服。今天看样子已经来过了，房间收拾得很干净。餐厅的桌子上放着报费收据和零钱。鸣海早晨出门时，总是在桌子上放下一张万元纸币。

鸣海在这个公寓里除了负担报费、牛奶费以外，还要支付小时工栗本鹤子的报酬。煤气费、电费、水费、电话费和制冷、取暖费全部由三宅产业自动支付。因此在金钱方面是颇受照顾的。这完全是三宅藤一郎喜欢古玩，并出于对同行的关爱而给予的一种厚遇。鸣海的月薪是四十万日元。鸣海将其中三十万日元汇到东京自己家的账户上。剩下的十万日元便是他的生活费，靠这么点钱是不够的，除了奖金以外，还可以从三宅藤一郎个人手里领应酬费，一年两次，一次一百万日元。这二百万日元可是个大数目。

鸣海打开浴室的烧水器，把热水放到浴缸里，回房间脱了衣服，然后进了热气弥漫的浴室，将身子沉到浴缸里。靠习剑练成的钢丝般瘦削的身体在水中显得有点走型。这么说，也好久没去武术馆了。从一条大街的法莲町到东大寺的转害门，中间是一条不通公共汽车、有格外醒目的紫红格子门的旧街道。在这条街道上的中御门町有个叫“习道馆”的武术馆。鸣海来到奈良以后，有时星期天去这家武术馆。因为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才有人陪练，鸣海便从美术馆里溜出来，练一个来小时竹剑。去武术馆时，有个二十七岁左右的青年给人的印象不错。这个青年总是很有礼貌，笑起来像个孩子。他名字叫笹原透，据说是一个做墨的老字号店的长子。自己是剑道五段，他是剑道三段，练三场总要输给他两场。然而青年练完时，总是恭恭敬敬地鞠一个躬，说：“谢谢您的执教！”青年偶尔也到美术馆来玩，但最近

没看见他。我也有过这样天真烂漫的时代！鸣海一见到他，就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。

鸣海洗完澡，从衣筐里拿出碎白点花纹的和服穿在身上。和服应该拿出去浆洗了。然后穿上藏青色的足袋，套上和服外罩，趿拉着木屐离开家。从寓所去西大寺站的路上，有几家小菜馆。他早回家时，就到自己喜欢的店里喝几瓶酒，吃顿晚饭。其中有一家叫“门前”的店，把小时工栗本鹤子推荐给了他。这个店是一对夫妇开的，据说店名的意思是“在西大寺门前”。现在这个季节可以吃到比目鱼和鲷鱼的生鱼片以及煮鲷鱼头等。另外还有鸡肉店和火锅店。鸣海根据当天的情况选择店。

鸣海从鸡肉店前走过去，掀开“门前”的布帘走了进去。

这天晚上，鸣海回到家后，一边看书，一边喝威士忌，喝过了量。睡觉时快一点了，天亮时却梦遗了。就在梦遗时醒来了。看不清对方的脸，但确实觉得和女人性交了。插入女人体内的那种感觉还没消失。年轻时就经常梦遗，但那是体力过剩造成的。醒来时，有的梦很快就模糊了，有的梦却清晰地留在记忆中。此刻梦遗的对象是朦胧的，只是女人的身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。总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妻子。遭受压抑的性欲在梦中被压缩而发生错位，在伪装下满足了自己。对方是妻子让人觉得可恶。假如在潜意识中还保留着妻子的形象，那就是说还依然保留着对妻子肉体的嫉妒。

鸣海起来，换下内衣，回到被窝里，点上了香烟。

半个月前，他把大阪的酒吧女郎带出来了。女孩二十六岁，名字有点时髦，叫万里绘，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。妻子也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。最后一次和妻子行房时，鸣海才发现她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觉得她身上脏兮兮的。对妻子的身体之所以感到嫉妒，是因为了解她的过去。和万里子在一起不过是一种游戏。为了孩子们难道就不能再跟妻子将就将就吗？他也曾这样考虑过，但是已经没有希望了。

他又睡着了。醒来十一点。打开窗子一看，晴空万里。

鸣海洗完脸后，沏上茶。要去美术馆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么悠闲。